

〔在人间〕

## 家与远方

□林丹

二十岁以前,火车长什么样子,在脑海里是没有具象的,它的所有影像,均来自小说《铁道游击队》里对飞虎队爬火车、打鬼子的精彩描述。

孩提时,随祖母生活在乡下镇里,一条弯弯曲曲的碎石子路,似蟒蛇一样爬向山外的未知世界。在癞痢似的点缀着些松柏树的石山上放完牛,一个人百无聊赖,顽劣地骑坐在突兀嶙峋的青石上,俯视着山下的碎石子路,感觉十分神秘与好奇——这路的尽头是哪里?该是怎样一番风景?

隔壁屋的耕杰是我的小学同学,父亲在县上的运输公司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,隔三岔五,总要带他去外面兜上一圈。回来之后,耕杰仰躺在坪里的柿子树的粗枝丫上,眉飞色舞地给我们讲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,听得站在一边的我心里酸溜溜的。

因我父母不在身边的缘故,祖母对我溺爱得就有点纵容,不顾祖父如何强烈反对,牵着我的小手径直走进了隔壁的堂屋,央求耕杰的父亲带我去山外的世界看一看。耕杰的父亲瞅了一眼早已爬进驾驶室的耕杰与他的两个妹妹,尴尬地挠了挠留着短寸的脑壳,显得有点勉为其难。祖母不迭声地替我讲着好话:“他马叔,不碍事,不碍事,车厢就行……”

就这样,我生平第一次坐上了心仪已久的威风凛凛的大卡车,随耕杰的父亲出了一趟远门。

说是坐车出远门,其实就是我一脚油门轰起,直接将车开上了附近山里的煤矿,排着长蛇似的队等着拉煤炭。

好不容易装完煤炭,草草地在矿上的食堂吃完午饭,耕杰的父亲又掉转头,一路颠簸地将车驶往了山下,卷起身后一条漫天飞舞的灰色长龙,将我笼罩在一片尘埃中。我一脸寡白地站在车厢的煤堆上,拼命用双手紧紧地扼住前面的护栏,直显得身子前仰后合,身体里的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般的难受!

中途,耕杰的父亲停车加水,猛一抬头,一眼瞥见全身乌黑的我,脸上只剩下两只眼白在滴溜溜地转,不禁吓了一大跳,赶紧将我抱下车,扯下自己脖子上油腻腻的毛巾,胡乱给我擦拭起脸蛋来。转眼之间,我的一张脸被擦得像鬼画符一样,直逗得耕杰与他的两个妹妹窃笑不已。我鼻子一酸,嘴巴一撇,不禁悲声大放……

长大了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阴差阳错地考进当地的一所师专。可从家里到学校,也就短

短三十六华里的路程,都不好意思张嘴要父母去送,只好自己灰溜溜地坐个中巴车,一眨眼工夫到了学校门口,自然就无需坐火车了。火车于我,仍然是《铁道游击队》里拉着汽笛、冒着青烟、迤迤前行的一幅若隐若现的剪影。

同一年,与我一起考上大学的弟弟,就读的学校却在千里之外的厦门,一脸喜色地由参加工作的大哥护送前去学校报到。

看着弟弟与大哥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进站口的滚滚人流中,我是既羡慕又沮丧——羡慕的是弟弟能坐上真正意义上的火车,沮丧的是自己只能蜗居在家门口的小城,第一次站在火车站的入口处却不得其门而入,唯有失落透过眼前的铁栅栏,望着站台上稍作停驻的绿皮火车,想破脑壳地猜测火车上的座位该如何摆设、人们留下的污秽又该流向何处……

第二年的暑假,我再也忍不住给远在厦门的弟弟打了个电话,建议他暑假就留在学校温习功课,我也好借机去看望他。终于,揣着父母给的五百元巨款,我只身一人兴致勃勃地踏上了日夜夜想的绿皮火车,一路亢奋地紧盯着车窗外闪过的村庄、城镇、田野、山冈,如一只飞出鸟笼子的麻雀,唧唧喳喳地与邻座的江西老俵天南地北地侃着大山,

接连跑了好几趟火车上的厕所……

走出厦门火车站,兄弟俩寒暄几句,不善言辞的弟弟接过我手上的行李,默默地走在前面,一路无语。我却四顾张望着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兴奋得跟个老鸦一样聒噪不休。到了厦大,我兴冲冲地走在这所中国最美的校园,流连于它高大挺拔的棕榈、四季盛开的花海,全然忘记了帮我提着行李、蔫不拉唧地垂头跟在身后的弟弟。

走进弟弟门可罗雀的寝室,整个一栋宿舍楼空荡荡的,静溢得叫人窒息,唯有窗外的海鸥在碧蓝的天空展翅翱翔,叽叽地掠过红顶建筑。我终于觉察出,一年回不了一次家的弟弟,该是多么地想家、想父母!我不禁为自己只顾看世界的自私,忽略了弟弟的感受而深深地愧疚……

离开厦门的那一天,弟弟坚持送我到火车站。火车咣当咣当地向北行驶,站台上的弟弟一步一步地向南退去,直至变成一个恍惚、遥远的小黑点,显得那样的落寞、那样的无助……

不知怎么,分手转身的一刹那,我分明看见弟弟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点点泪光。我知道,弟弟与我一样,都向往远方,可思念的永远还是家乡——那里有我们的爹娘!

〔有所思〕

## 你用什么方言默读

□王国华

读书有朗读和默读两种,朗读可以用方言,可以用普通话,那么,默读时你用什么语言呢?

我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是刚上大学的时候。我老家在河北衡水,但口音跟山东很像,在火车上跟人说话,人家都问我是山东什么地方。后来一想,我们那儿离山东德州很近,口音差不多,于是我就说是德州的。到了学校,大家都说普通话,我也跟着说普通话,朗诵诗歌、回答老师提问、和人聊天都用普通话,但当我把一本一本的老舍、沈从

文著作拎到自习室里翻阅时,忽然意识到,其实我一直在用老家的方言悄悄默读,就连尼采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《偶像的黄昏》也是用方言默读的。如果用普通话,默读时就进入不了情境。也许,我们的方言和我们的思想已像皮肉跟骨头一样紧紧地箍在了一起。大庭广众之下,可以统一为既定的标准,面对自我时,骨子里的东西又焉不悄儿地溜出来,与血肉黏合。

记得某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,有一个演员用山东方言给

墨西哥电影《叶塞尼亚》配音,把我乐得前仰后合。现在你可以试着用山东方言朗诵一段尼采或者卡夫卡的文章,是不是很有喜剧效果?每个人对全国各地的方言都有一个自己的认知,比如,起码我就这样认识:江浙口音是用来谈学问的,粤语是谈生意的,北京口音是侃大山的,天津口音是逗闷子用的,山东口音是谈历史的,陕西口音因为嗓门大,好像是专门用来吵架的。默读时如果用江浙方言,似乎更顺理成章。当然,这完全是我个人

的看法,与别人的认知一定有差别甚至截然相反。

我曾长期生活在东北。东北方言跟普通话最接近,但个别音节上仍有自己的特点。比如在一些地区,把“迟到”读作“词到”,把“东北人”读作“东北银”。而且,东北方言似乎也更适合演小品,不适合谈学问。有一次,我和一位崭露头角的年轻才子聊天,他用浓重的沈阳口音和我聊起民国年间的人和事,胡适、丁文江、叶公超、蒋廷黻等,刚开始我总有一种滑稽感,调整了好一阵子才适应过来。我想,他在默读时肯定是用沈阳方言的。不过,他好像已经成功地把各类知识纳入沈阳方言系统了。

如同我用山东味的河北方言默读一样,其他人也都有自己的默读系统。大家手里拿到同一本书,却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咀嚼消化,消化以后生产出来的思想,也是各式各样,绝不雷同。读书,终究是一件最自我的事。不过,我还是有种好奇,希望全国各地的读书人有机会聚集到一起,然后用各自的方言分别朗诵一段文章,效果一定不错。



〔闲情记〕

## 下雨

□武存中

我喜欢下雨。

作为一个泉城人,生于斯,长于斯,不可能设想泉城没有水。泉者,白水也,把水字抽去,那就只剩下一个白字,变成了一座白城、空城,那还了得?而水只有从天上补充,这就需要下雨,所以我喜欢下雨。

自古以来,下雨就是令人喜欢的事情,古谚云:久旱逢甘霖,他乡遇故知,洞房花烛夜,金榜题名时,称之为“四鸿禧”。“鸿禧”,即大喜,非小喜也,亦非中喜,并且“禧”字是加了“礻”部的,含有祈祷、祝福,通过了神明的意思,可见人的喜怒哀乐是一样的。

久旱不雨,心怒;气温上升,酷热难耐,挥汗如雨,心不仅怒,加上肝、胆也怒,五脏六腑俱怒,简直要骂人的架势;眼看着绿叶萎靡,渐渐发黄,俯首缩颈,似乎要从树枝上掉落下来,心怒如生气,大有急火攻心的趋势。晚上急匆匆打开电视,急着要看天气预报,听到“降雨带北抬”稍稍心

安,但第二天“降雨带”没有“北抬”,恼怒,怨恨那个天气预报员,好像天气预报员就是罪魁祸首一般,其实心里也清楚:龙王爷不归她管,“天有不测风云”,何况“预报”?但怨恨之情有增无减。盼雨,将人逼成这个样子,也是一大风景了。

我不能看见泉城水少的日子。看见趵突泉有气无力、垂头丧气的样子,难过;看见黑虎泉龇牙咧嘴、口边流涎的惨相,恐慌;看见珍珠泉面若死灰,静如寒冰,别说是冒珍珠,就连一口大气也难以看到时,悲哀;其他如果“琵琶”静音,“玛瑙”失色,“五莲”羞花,“九女”将息,“金线”断丝,“古鉴”消残,七十二泉隐兮、静兮、默兮、沉兮、寂兮,我觉得五内俱焚、肝肠欲裂,离自杀不远了。

下雨可以使人精神焕发,可以使长天如洗,可以解除暑热,可以纳凉,可以灌溉,可以除霾,可以增加负氧离子,可以降低PM2.5,总之,这一切都要靠下雨

得到补充、增强、缓解、消弭……没有雨是连人都没法生存的。

所以我喜欢下雨,而且是下大雨。“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”,那是毛毛雨,不行;“七八个星天外,两三点雨山前”,连地皮都不曾湿,也不行;“昨夜雨疏风骤”,雨太小,不够解渴;“屋上松风吹急雨”,急雨,雨急而风骤,雨量肯定大打折扣;大概只有“山中一夜雨,树杪百重泉”或者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才是泉城人乐见的雨。

当然,下雨也不能太过,暴雨成灾,也不是好事。幸好我活了将七十岁的样子,真正构成水灾的大概也就是那么两三次的光景,平均二十年一次。

下雨也可以代指朋友。如“旧雨今雨”,《全唐文》卷三百六十《杜甫·秋述》:“秋,杜子卧病长安旅次,多雨生鱼,青苔及榻。常时车马之客,旧雨来。今雨不来,昔襄阳庞德公至老不入州

府,而扬子云(即杨雄)草玄(《太玄》)寂寞,多为后辈所衰,近似之矣。呜呼!冠冕之窟,名利卒卒,虽朱门之涂泥(染污),士子不见其泥,矧抱疾穷巷,汗漫其仆夫,夫又不假盖,不见我病色,适与我神会。”杜甫病时,池塘里的鱼生长得也很快,青苔都绿到床边了,杜甫初到长安曾受到唐玄宗的赏识,那时一些人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,争着和他交朋友。随着杜甫做官的消息越来越渺茫,那些朋友便不再和他来往了。一个秋雨连绵的季节,正当诗人贫病交加之时,一位姓魏的朋友冒雨来访,这使他很受感动,世态炎凉之时,更加感觉到没有趋炎附势的老朋友的珍贵,于是作“秋述”。从此“今雨”“旧雨”便成了新、老朋友的时代。

如此以来,“四鸿禧”可以简化为“三禧”了,久旱逢甘霖,他乡遇旧雨,可以合二而一。当然,这只是我的拙见而已。